

洛洛和她的朋友圈

罗爱群出版第一本书后改名“洛洛”。洛洛出生在河北承德,1岁多,没吃糖丸,一场高烧,洛洛患上脊髓灰质炎(小儿麻痹症),右手不能动,左手没力气,两条腿逐渐变形,身体柔软得如同妈妈平日和好的面团。

她在一张小双人床上度过童年,在轮椅上过完青春期。33岁了,在北京后海银锭桥往西的路旁,她用嘴叼着左手上的橡皮圈给买书的人签名,顾客帮她拔掉笔帽。已出版的两本书分列两侧,轮椅上挂着大纸板,上面4个大字“我写的书”。

后海时光

洛洛来北京5年,起初住在西四环外一间朝西的屋里,后来搬到鼓楼东大街,月租2000元,进院门拐3个弯才能到她住的门口。房间20平方米不到,小时工每天来两个小时,帮她穿衣、洗漱、上厕所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抱到轮椅上,吃过午饭,在小时工帮助下出门,坐电动轮椅去后海。

“这地方不适合卖书,他们是来买醉的。”接二连三的歌声响得她心脏咚咚跳,早前她来一次得在家缓两天。熬到晚上12点回家,常看见摇摇晃晃的人说掏心掏肺的醉话。

刚来后海时,洛洛谁也不认识,一同摆摊的人就是她的“手”和“脚”。后海摊贩流动性大,有的混不下去回了老家,也有人存够钱盘了店铺。洛洛说,常人看来模糊的面貌其实活得无比生动。前两年,后海开始整治,摆摊的走了,酒吧也不敢太吵,洛洛的书也卖得少了。

摆摊奇遇

摆摊这几年积累了些粉丝,有奇遇。她的微信上有2000个好友,1500个是“僵尸粉”,她用嘴划开触屏,偶尔与他们联系,互相取暖。

一个在冬天买书的女孩第二年8月给洛洛发微信说要来北京玩。洛洛邀请她来自己住处。女孩从东北来,要去五台山。她大学刚毕业,父亲突然去世,只留下菩提子,弥留之际告诉她,自己不在是要带着它去五台山。她爸是孤儿,在她4岁时与母亲离婚,爸爸带着她生活,房子是租的。爸爸病重时,她把房子退了,爸爸去世,她什么都没了。后来她去云南支教。

来北京前,洛洛在承德最繁华的街上卖书。有个中年男人路过,瞥了两眼翻了几下,说,买一本吧。洛洛反感他的居高临下,几天后,竟接到他的电话,说回去看了觉得很好。他是当地某局领导,得了癌症。

洛洛又去了石家庄,以为省会生意总会好做一些,没想到街上没多少人,买书的更少。洛洛曾在路上遇到一条断腿的狗,见人就跑。她说人生就像这条狗一样,跑得特别难看,但是不得不跑。

她在石家庄遇到翔哥。翔哥是个女孩,比洛洛小两岁。翔哥对洛洛说,“你是别人看得见的身体上的病,我是别人看不见的。”她14岁得了红斑狼疮,要终身服药,每月医药费两

三千元。“知道自己活不长,什么都能豁出去。”翔哥长得挺漂亮,有人追了她两年,后来她进了医院,那男的照顾了两天就跑了,再也联系不上。

一晃8年过去,翔哥开了两家店,房子买在富人区,过上了自己给自己创造的富人生活。

烧烤店的青春

洛洛和她的轮椅遇见过许多人,明星、官员、盲人、病人,很多人面对她,愿意敞开心扉。

“洛洛在朋友圈里算是核心,身上没有领导气质,却让人不自觉地聚在她身边。”朋友李晓征说。

洛洛小时候一直穿哥哥的衣服,



的人已经没有了那种眼神了。”

19岁那年夏,洛洛找父母要了三四万元,在承德一条有生活气息的街道开书吧,对书吧的设想是有书、有音乐、有饮料,文艺风。李晓征说,在装修过程中,他发现过往的人不像喜欢看书的,怕书吧过于小众,便提议改成烧烤店,等赚了钱,再去理想的位置开书吧。洛洛忍痛改成有音乐的烧烤店,买了音箱,放班得瑞的CD,店名叫“旷野”。朋友有的负责采买,有人串串,有人招待客人。生意时好时坏,暑假后朋友们陆续返校,店里招来新的服务员。很多事洛洛不能亲力亲为,收入一天天减少。

“旷野”最后还是转出去,从夏天

轮椅上、大眼睛的女孩蛮可爱。通过接触,你的单纯、干净和善良越来越吸引我。”男孩说。那时的洛洛陷入爱情,他等于快乐,他等于思想的全部。男孩的家人知道后,明确反对。

洛洛问爸妈,能不能通过治疗减轻病情。爸爸找到长春的一家医院,妈妈陪她去做手术,做了4个多小时,人醒来是15个小时后。手术失败,洛洛的腿还是没力气。初恋男友离开了,他的家人说选洛洛,就跟他断绝关系。

爱情很短,叹息很长。她被确诊过抑郁症,觉得死是愉快的事,活反倒是煎熬。失恋时,妈妈陪她散心,说世间情感有许多种,需要我们用心用意地去体会和感受。爱情不是唯一的,失去了它,生命也照样在闪光。

拥抱他人

当地电视台曾报道过洛洛的故事,一位农民工看到,打电话想要买一本洛洛的书。他从六楼摔下,脖子以下不能动,已躺了五六年。洛洛建议他用嘴咬着筷子上网。现在听说他有了智能手机,还有快手,很多朋友认识他,他再也不孤单了。

洛洛曾认识一个来承德出差的刚毕业的大学生,说青海有许多读不起书的人。洛洛让他帮忙联系一个小孩,每月给他寄点钱。寄到第三个月,他发现那小孩是他亲戚,并不贫困,一件有意义的事不开心地结束。

洛洛签了捐献眼角膜的志愿书,她说盲人的生活比肢体上不好的人更艰难。“有时我不想认命,有好多想法,觉得我可以,但是出行的困难,我就认命了。”台阶就是两个世界。

看过她的书的人问她,“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梦想,你所拥有的过去和你热爱过的死亡,换成别人,也会这样洒脱吗?真希望越来越多人一起陪伴你,奋不顾身的勇敢的努力生活着的你,现在有渐渐感到孤单少些吗?”

还有读者发来长长的信息,“喜欢你写的父母对你的付出……使我悟出一个道理: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就是爱……喜欢你写的朋友之间的友情,那是你从老家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之后认识的一帮要好的朋友,他们增加了一个城市的温度。”

洛洛现在一个人在出租房,猫睡醒了走过来,也挺好。

她以前常与人通信,有个人在信里鼓励她: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,人还有最后一种自由,那就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。

在后海干燥的风中,洛洛说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事情是出书,出书使经济独立。

来往的路人不会注意书籍封底的一段话:“如果非要问我,到底为什么而写?我会正襟危坐地告诉你,我只想留下点什么,留下一点我活着的见证。还有,希望那些拥有健康体魄和灵魂的人,在合上我的这本书以后,对生活会更感兴趣,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,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和初衷。”

(图文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长大点总想有自己的衣服。李晓征以前常陪洛洛逛街,“我是学美术的,都觉得她选衣服过于前卫。”她喜欢看时尚杂志的款式,尤其喜欢旗袍。

承德的冬天特别冷,大家穿着羽绒服、长大衣,洛洛弄件披风。“当地人只求穿得暖和干净,她有眼界,有自己的想法。”李晓征说:“她的内心很大,不可以蜷缩在小环境里生活。”

李晓征为洛洛的第二本书《把我唱给你听》配图,那是他在北京最困顿的时光。他跟洛洛分处两地,坐在电脑两端,在QQ上相互催稿。得知洛洛来北京发展,他劝阻过。

洛洛不但来了北京,还走得更远。前两年,李晓征陪她去泰国,她穿着花裙子在海边拍照,轮椅陷入沙里。回国路过免税店,洛洛想买个迪奥的口红。李晓征说:“你又不化妆,买个曼秀雷敦得了。”李晓征不知道,洛洛回国后坚持去专柜买了那个口红,就算不用,她也要有一套。

他们还一起去重庆,坐了33个小时火车,洛洛话很多,对一切都感兴趣,又感慨那些远方的人一辈子只待在方丈之间,有多落寞和苍白。几个人去了秦皇岛的海边发呆,从早待到晚,也不聊天,又去过两次草原。

她欣赏一个叫王凯伦的朋友,他花了3年开摩托车走遍中国。王凯伦以前在承德钢铁厂上班,40多岁辞职了,妻子反对,离了婚,孩子上大学后,他就走了。他拿相机给西南的孩子拍照,他让他们笑一笑,自己的眼泪却快要流下来。洛洛印象中,王凯伦看淡一切,眼神透亮,“那个年纪

走到冬天,“旷野”终究成了她心中真正的旷野了。

开店赔了钱,洛洛开始想怎么弥补,写书的想法一闪而过。2005年大年初三,洛洛躺在床上开始写自传书《心的翅膀》。那半年,除了吃饭、睡觉,剩下的时间全用在写东西。没有电脑,手稿分给朋友校对打印,拿给当地作协人看,对方建议她出版。

乡下童年

童年里父亲的身影极少。父母分隔两地,洛洛与母亲在乡下。大部分时间,妈妈要去学校教书,下班赶到地里干活儿,洛洛总是一个人。10岁后搬到承德市里,与父亲和哥哥团聚。洛洛的房间9平方米,摆了书架子、轮椅、电脑、衣橱和一张小双人床。从早到晚,床是她唯一活动的空间。有个小阳台,透过它能看见一小片天空。大量阅读便从那时开始。洛洛没上过学,启蒙教育来自母亲。她看书、摘抄、写日记、听英语磁带,不是出于刻苦,而是打发时间。

后来朋友们来了。她从窗户扔下钥匙,小伙伴打开门和新世界。

闺蜜杨是林妹妹式的美女,住在洛洛楼下,陪伴洛洛的时间最久。后来杨嫁了人。再后来,杨生了孩子,聊的是柴米油盐,“从精神上我们已经分开了,我真的失去她了。”

17岁迎来初恋和失恋。他在妈妈学校的食堂里工作,外地男孩,笑容好看。洛洛说“我跟别人不一样”。“因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,我才喜欢你,第一次见你,觉得这个坐在